

功夫大使 (六)

劉 昌 博

蝴蝶王國奇技紛陳

綜藝團要去的下一個「碼頭」，是中美洲的最後一站——巴拿馬 (Panama)；而「巴拿馬」一字是印第安人土語「蝴蝶」的意思。因為，這裏盛產奇奇怪怪的蝴蝶，種類繁多，有的羽翼絢綵奪目，美麗異常。據說有一種黑色的「食肉蝶」，翅膀一張開，彷彿一隻大蝙蝠那麼大，牠不愛採花粉，酷喜吸食牲畜的血肉；尤其特別喜歡吸食人的血肉。

巴拿馬的土人，如在森林中碰上這種食肉蝶，認為是不祥之兆，像遇上惡魔一樣地恐怖；莫不惶急地跳入水中沐浴，以洗滌身上那一層死亡的陰影。

(六) 使大夫功

我團於十七日下午一時，從哥國搭機飛至巴拿馬共和國的上空時；從機上俯視，當然看不到「食肉蝶」，但却看見那條舉世聞名的巴拿馬運河；恍如一條翠綠色的帶子繫在巴國的細腰身上，對巴國來說，它比一條寶石帶子還貴重。

因為，中美洲是南、北美洲的腰身，而巴國

是這腰身中最纖細的一段；否則，巴拿馬運河便不會開鑿在這裏。

我團抵達巴國機場時，我駐巴大使黃仁霖將軍率領館員及僑胞五十餘人前來歡迎，場面相當熱烈。

當時，可把黃大使忙得够受；因為，我國男子排球隊從機頭扶梯下機，我團則從機尾扶梯下機；這位曾任聯勤總司令的黃老將軍帶着他的夫人，從機頭到機尾忙着握手、寒暄、拍照，精神飽滿，似乎寶刀未老。

國內很少派遣團隊來到巴國；這次，同時有兩個團隊抵達，不僅使我駐巴大使館人員，忙得不亦樂乎；也叫僑胞們分身乏術，不知捧誰的場好。

我團住在卡萊比大飯店 (Hotel Caribe)，濱臨太平洋岸的海灣內，憑窗遠眺，翱翔的海鷗，來往的巨輪，盡收眼簾。

當日下午四時，我團主要負責人前往我大使館拜會；黃大使夫人金文華女士，以六十高齡，蹣跚着包纏過的舊式小腳，親自熱誠地倒茶、遞

煙、搬凳椅、送水果；使我們很感過意不去。我駐外使館經費短絀，大使夫人有時也得紆尊降貴。

翌日 (十八) 上午十時半，我團在天主敎辦的哈飛爾中學大禮堂演出首場，招待巴國教育、文化界及全國學生代表欣賞。因我團來巴國演出，是由其教育部文化局主辦；正式義演售票收入悉數捐作巴國慈善基金。

我團是特技團，團員是以真實技藝取勝，不以艷麗姿容討好。所以，在我團初到時，巴國教育部文化局官員見團員們有的過胖，有的太瘦，幼小的才十三、四歲，年長的又五、六十歲；他們實在看不出我們有什麼「苗頭」來。因此，首場演出只有七成座，總共不超過兩千五百人；而且，場租費美金五百元，還是我團自掏腰包付的。

詎料，我團演出時，節目個個精彩、緊張、刺激；是巴國人士做夢也沒想到的；他們的掌聲像海上洶湧的浪潮，一波又一波地湧向台上，演員們感到無限欣慰。

最迅速而神奇的宣傳，莫過於觀衆的口碑；現在，巴國恰是雨季，每天傍晚準時而下的大雨，也不能減低觀衆口頭宣傳的效果。

當晚七時，仍在原場地演出，招待巴國的政變強人杜里荷將軍（Omar Torrijos Herrera）及其賴以統治巴國的警衛軍，包括他們的眷屬在內約有三千多人，冒着傾盆大雨來觀賞，把大禮堂擠得滿滿的。

他們全神貫注地來觀賞我國的節目，林義士的「神射絕技」，使在場的警衛軍讚佩不已；袁清香、王福雄的「高梯揚鷲」，使他們膽顫心驚；張德豐、許碧瑛的「力的表現」，使他們驚心動魄；張春美、張火珠的「平步青雲」，使他們捏一把冷汗；對李南芳的「中國氣功」，感到玄妙莫測；對張永樑的「報紙擊斷一把筷子」的功夫，感到萬分驚奇。總之，每一個節目，都使他



本文作者在巴拿馬華僑歡迎綜藝團酒會上致詞。

們覺得中國人的偉大、神奇和了不起。

三百位代表被擋駕

第二天（十九）上午十時半，仍在原地演出，招待全巴拿馬市區內的中學生代表，每校選出五十至一百名品學俱優的代表前來觀賞；九時不到，各校學生由教師率領源源進場；至十時，凡場內有空隙的地方都擠滿人，估計有五千人以上。爲恐發生意外，有五個學校代表三百餘人，被巴國教育部文化局官員擋駕，不准進場。

中學生代表中，黑人佔三分之二；一般說來，公立學校多半是黑人學生，私立學校幾乎全是白人學生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，看到節目精彩處，拚命用勁鼓掌。這些男女學生都很活潑，當我國男演員林義士向台下擲檸檬，要台下撿到的人把它擲回台上，林騎在獨輪單車上用含着小尖刀的嘴去把檸檬接住，必需有高度的技巧才行；台下男女學生爲了爭取拋擲檸檬的機會，瘋狂爭搶，擠在一團，只差沒打架。

這一場演畢，巴國教育部總督學貝露納女士率領兩漂亮女生，代表全國中學生登台向我團獻旗獻花致謝。這兩名女生，尙在高三唸書；她們的模樣俏美極了，彷彿美國女星葛麗絲·凱萊和依麗莎白·泰勒少女時代的化身；據說，她們兩人都是其學校公開投票選出的「校花」。貝露納女士在致謝時說：我國的表演是神奇的傑作，五千年悠久文化孕育的美菓，是一次一切都好的演出。她說她具有中國人的血統；因而，她熱愛中國

的一切。她講話的聲音，清晰、優雅而富有磁性，聽起來異常舒服，毫無接受「疲勞轟炸」的感覺。

晚上七至九時，黃大使暨夫人以酒會歡迎我國，巴國政要、文化、教育、藝術、新聞界人士三百餘人應邀與會。酒會設在市郊山嶺上的一家高爾夫俱樂部內，沿途道旁的樹蔭下、草地上，有許多青年男女相擁「割草」，其旁若無人的狂熱勁兒，在東方是找不到的。會場設在大廳內，右側有一露天涼台，依欄眺望，巴京港灣附近的萬家燈火，映影在海波裏，曳盞生姿，夜景迷人。

在酒會中，我國國樂隊演奏名曲多首，特技隊的李南芳、張德豐及張金長，先後各作示範性特技表演。當時，巴國教育部暨最具權勢的警備軍司令部聯合向黃大使、尹領隊和我提出請求，希望我國能在離巴國前一日（廿二）加演一場；地點在新建落成的巴拿馬體育館，可容納觀衆一萬五千多人。我國爲促進邦誼，只好犧牲一些遊覽機會，當即予以接受。

我事後得知，加演一場的原因，是二十、三十一日兩天的票，多被愛國僑胞搶購一空；復因巴國教育部文化局先以爲我國不至有太大號召力，票價定得不高，分美金一元、二元、三元三種，在售票當日即賣完。後來得知我國節目精彩絕倫，而巴國總統府及警衛軍司令部有些官員也無處購票；因此，要求加演一場，同時使更多巴國人民，也有機會欣賞。這給新政變成功不久的巴國革命軍政府，藉此來爭取民心。

二十日晚上八時半，我團改在巴拿馬總統大戲院正式義演；開演前，戲院門前排有一個五十多人組成的龐大軍樂隊，院內警衛森嚴。因為，巴拿馬總統拉卡斯（Demetrio B. Lakas）和八位部長要來觀賞；爲了等他們，我團延遲十七分鐘才開演。拉氏抵達戲院時，軍樂齊奏，頗爲莊穆。

開演前，先奏巴國及我國國歌，黃大使登台致詞；強調兩國的傳統友誼。每一個節目，皆獲得院內兩千五百多名觀眾熱烈喝采；使我們感到懸掛台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更加美麗。

拉卡斯總統於我團謝幕後，特到後台慰問、致賀、握手、拍照。他對演員們說：「中、巴兩國深厚友誼的建立，不能只靠兩國的總統或外交官，最主要的是要靠兩國人民的互信與了解；貴團此次來巴國成功的演出，即是在兩國人民間建立了深厚友誼的橋樑，但此橋樑應像我國的巴拿馬運河一樣，要經常維護和保養。」他的話，語重心長。

巴拿馬運河與巨蟒

廿一日仍在總統大戲院義演，觀眾擠滿所有通道，其盛況是該院開幕以來所未曾有過。

這幾天巴國報紙上，均以大量篇幅及重要地位，刊登我國演出新聞及劇照；並特別說明我團定廿二日下午五時在巴拿馬體育館作臨別演出，免費招待市民攜眷前往觀賞。

巴拿馬國會，原定下（十）月初在該體育館召開，要討論一個爆炸性的問題，如何從美國人

手中收回巴拿馬運河的主權？所以，館內已裝好通訊設備，擺好辦公桌椅；爲了我團演出，巴國政府特於二十日下令全部拆除搬走，俟我團演完後，再重新安裝。

我於昨（十九）天晚上，接到我團舞台監督蕭光炎從哥倫比亞共和國首都波哥大（Bogota）打來長途電話，他說波哥大海拔高達八千六百多呎，氣候寒冷，空氣稀薄；他初到就受不了，頭暈、嘔吐、流鼻血、拉肚子，情況愈來愈重；他請求立即回國就醫，晚了就心老命難保。

我再三安慰他，這只是氣候不適而已；並答應他不必再到海拔一萬二千呎的玻利維亞共和國首都拉巴斯（La Paz）去；但要他先飛往巴西共和國休憇等候我們，不可半途回國。他是我團打前站人物，每到一個「碼頭」，他總比我們先走兩天，前往安排舞台裝置，檢查燈光設備，以及其他食宿交通等事項，十分辛勞。

凡是到哥京波哥大及玻京拉巴斯旅客，都須先在巴國檢查心臟和血壓，看是否能適應該兩地特殊的氣候。因此，我團特於二十日下午一時，請來醫師和護士，在旅行社給每位團員檢查身體。團員們在檢查前皆很緊張，害怕去不成這兩個特殊的地方。我因爲體形較爲「富泰」，血壓略高，醫師說我有資格去，但須多休息，少吃東西；否則，會頭暈、流鼻血、嘔吐、拉肚子、迸發症會一齊來；另有幾位團員的情況比我還嚴重。

幾位主要團員的身體還算不錯，我才放下一顆忐忑不安的心；倘若有幾位主要團員不能去，豈不要命。

廿一日上午九時半，在我大使館安排下，巴國教育部文化局招待我團遊覽巴拿馬運河在大西洋的出海口——科倫；因科倫設有一個自由貿易區，貨物進出口不納關稅，區內的貨物是免稅進口；故在這裏購買物品較爲便宜。

我團住在巴拿馬運河在太平洋的出海口——巴拿馬市，要到運河在大西洋的出海口科倫去，就必須橫穿過巴國最狹窄的細腰身——地峽，全長約七十公里，雖有一條寬約十公尺的柏油公路，但行人車輛稀少；恍眼望去，會誤以爲進入了蠻荒世界。

巴國境內多山，山脈地勢爲東西走向，在運河地區有兩個主要的山脈系統：運河以西的山系塔巴薩拉，它與哥斯達黎加山系相連，山系中有許多火山峯，最高的一座火山峯名叫齊理斯（Chiriqui），高達一一、四一〇呎。運河以西的山系名叫聖拉布斯，它與南美洲哥倫比亞境內的山脈銜接，山系中也有不少火山峯，惟其高度僅在三四千呎之間。這兩個山系在運河區域內突然山勢降低，形成一道地形上的峽谷，寬度約四十二哩；因有這一段地峽，所以才能開鑿巴拿馬運河，才能興築這一條橫穿巴國腰身的公路。運河與公路在此一地峽中是平行的，除了兩端海口一段外，在公路上行走的人均看不見運河的蹤影。因兩者中間還隔着許多陡峻的山崗丘陵；至少有三分之一還屬於原始森林狀態。

我和團員們坐在遊覽車上，沿着蜿蜒的公路前行，初先還有女團員高聲唱歌；繼而，進入熱帶性原始森林後，公路兩旁巨樹合抱，蒼森茂密

，不透天日，陰森森、黑壓壓的，不僅令人窒息，另有一種危機四伏的恐怖感。

有一段公路上，雜草叢生，苔蘚遍佈；不時有些小野獸驚恐地穿越公路而過；我還看見一條巨蟒纏掛在大樹的枝桠上。

巨藤纏繞蝴蝶噬人

一位巴國的導遊人員告訴我們，據說在古代有一股海盜，在加勒比海劫得許多財物，因不能都放在船上；於是，就選擇巴拿馬這一片原始熱帶森林作為埋藏財寶的地方。近兩三百年來，有不少人到此一森林中尋寶；結果沒有一人活着回來。雖然如此，仍有不怕死的人前來尋寶；因為，價值八千萬美元的寶藏，太富誘惑性了。

在三十年前，有三個美國人，僱用了七個印第安土人做伴，一同到這片森林裏去尋找財寶。他們在森林中斬荆闢棘地前進，一邊走，一邊找，走了四、五天也沒有發現寶藏的線索。

又過了一天，這些尋寶者看到很多像蝙蝠一般大的黑蝴蝶在附近翩翩飛翔；印第安土人賭狀，都嚇得渾身發抖，急往有水的地方奔跑。可是，他們跑不多遠，有六個土人被像大蟒蛇一樣的東西從頭纏到腳，纏綁得緊緊地。三個美國人以為他們是被大蟒蛇纏住；但仔細一瞧，原來是被胳膊粗細的大樹藤纏住；雖抽出短刀來砍斷一些大藤，仍無法把人解救出來。

六個土人遭大藤勒死後；他們的屍體上，有無數的大黑蝴蝶聚集在一起，吸血吃肉，還發出「嘶嘶」和「吱吱」的聲音；不多久，全身被

咬爛了，血淋淋的，慘不忍睹，非常駭人。

有兩個白人，像驚弓之鳥一般，回頭亂跑；不幸，也被大藤纏住死了，成了大黑蝴蝶的餐點。

只有一個白人約翰維持，他始終跟着那名倖存的年老土人摩萊斯走。摩萊斯小心翼翼地避開樹林中的藤蘿，且朝着沒有大黑蝴蝶飛翔的方向走，來到喀圖湖（Garin Lake）邊，他兩人跳入湖中洗滌淨了身上死亡的陰影，沿着湖邊繼續走；最後到達米爾佛羅爾湖（Miraflores Lake），方碰上漁船救回他二人的生命；從此以後，再無人有膽量來此尋找寶藏。

喀圖湖和米爾佛羅爾湖，均是巴拿馬運河內船舶通過時的蓄水庫；因為，沒有這兩個湖，水間無儲水，船舶即不能升降通航。

巴國境內蝴蝶特別多，我們車行的公路兩旁，到處有盛開的野花；蝴蝶翩翩飛舞其間，有些披着五彩羽衣，逗人喜愛；但是，我們都害怕碰上大黑蝴蝶，更怕觸及纏人的大樹藤蘿。

巴國印第安土人，稱吸食人畜血肉的大黑蝴蝶叫「食肉蝶」；纏捕活人的大樹藤叫「捕人藤」。這一原始熱帶森林區，還有一種毒蚊，厲害得很，被螫咬後，倘急救不得法，即會發病死亡。據說：在開鑿巴拿馬運河時，有一萬七千多黑人奴工及三千多名華人勞工，便是遭毒蚊螫咬後，病發而死的。我的手臂不慎被毒蚊咬了一下，敷藥打針，痛了三天才痊好。

車行兩個小時，我們始抵達科倫，看見郊野荒煙蔓草間，亂堆着許多報廢汽車。自由貿易區的範圍並不太大，區內每幢房屋的外貌皆像一座

大倉庫，裏面很深很寬，彷彿百貨公司一般地展陳着貨品；價錢不如想像中便宜。我國中央信託局也在此設有辦事處，且建有一座房屋，陳列有各種經建成果，手工藝品最能吸引遊客；該辦事處負責人是鄧昌明先生，他請我們到其公寓喝汽水，吃茶點，招待親切。

我團於下午三時就回到巴京，團員們回旅社休憩；因晚上九時才演出，一位曾在國內求學的華僑青年彭明華，他駕駛其私家車邀我遊覽巴京市區，雖只四個小時，走馬觀花；由於，有彭君指導與說明，使我對巴京有很深刻的認識。

我發現巴京有些像新加坡，但無新加坡街道的整齊清潔；又彷彿太平洋中的夏威夷，但夏威夷沒有滿街的黑人。

現在的巴京市區，遠非六、七年前可比；它沿着太平洋濱岸的海港地區，二、三十層高的摩天大樓，恍如雨後春筍般聳立起來。最新型的汽車壅塞街頭，世界上較有名的銀行，皆爭着在這兒設立分行。因此，近年來，巴國已成爲中南美洲的「暴發戶」，而巴京就是這個「暴發戶」的搖錢樹和聚寶盆。

華僑開設的大銀行

巴國變成「暴發戶」的原因，說來十分簡單，完全歸功於「外人投資條例」的修改；沒有眼光和恢宏氣魄的主政者，是不敢如此修改的。

新規定外人來巴國投資時，可享受五年以上免稅優待；所攜資金不受限制，毋須「找保」，毋須填寫五花八門的表格，更沒有各類繁瑣的手

續。最重要的，是在巴國投資賺了錢，要把大批資金帶出去時，也不受限制，不必「結匯」。總之，黃金、美鈔和其他外幣，在這裏可以任意自由攜進帶出，不檢查，不上稅；帶多了，也不沒收。

由於，投資者的資金，獲得充分保障；因而，全世界資本家大量湧來投資。這裏的貨幣——哥郎（Balboa）與美金同值，發行量很少，等於沒有貨幣；於是，美金就成爲實質上的貨幣，益使外來投資者感到方便。

我國旅居印尼致富的僑胞王永祥，他把其在印尼和香港兩地的龐大資金轉來巴國，在巴京開創華懋銀行，樓高廿多層；另購下巴拿馬大飯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，該飯店比台北統一大飯店還具規模；且擁有巴拿馬航空公司大量股權。他來巴國大量投資，是由於巴國新的投資條例所吸引。

聳立在巴京半山腰上的華懋銀行及巴拿馬大飯店，象徵華人在巴國的經濟實力。我國在巴京優異而轟動的演出，顯示出中國人在技藝方面的卓越成就，以及「中國功夫」的奧妙與厲害。

巴國是華僑在中美洲最多的地方，人數在兩萬人以上，經營餐館及雜貨店的人最多；這些華僑的祖先，是從一九〇四年起，因開鑿巴拿馬運河時陸續續續來的華人勞工。

現今，巴國的經濟命脈，掌握在美國人、猶太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及華人手裏。最窮困的是印第安土人，及居住巴京陋巷的黑人，尤以黑人衆多，幾佔巴國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在巴京有少數

黑人跟美國紐約市的黑人一樣，膽敢於白天在鬧市持械搶劫，惟有我國男女團員在街頭散步，或晚間在海邊溜躑，沒有任何黑人來打擾過。因爲，他們害怕我們高深莫測的「中國功夫」。當然，中國武打片在此經常放映，更替「中國功夫」助長了聲威。

巴國因有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航運的巴拿馬運河，萬商雲集，成了冒險家的樂園，商人最易賺錢的好地方。像給我團包辦膳食的文華大酒家，其內部設備有大餐廳、有咖啡室、有酒吧間，設備頗佳。老板鄭冠英於八年前從國內來到巴京時，一貧如洗，憑其勤儉努力的結果，而今，開了兩家餐館，另還在附近太平洋海濱買下兩幢公寓。

台灣的富翁，如與巴國富翁相比，真是小巫見大巫。因巴國的大富翁，不僅擁有農莊、工廠、銀行、大飯店、百貨公司，及各國的熱門股票；他們在地上有精緻別墅，在海上有豪華遊艇，在天空有私人飛機。至於汽車、洋房、游泳池、網球場；在他們來說，早不算一回事。

我在巴京遊覽了大半天後，發現在繁榮中的巴京有五多：(1)銀行多：在花園大道上，在新社區裏，到處有新開設的銀行，每家銀行的高樓，更妝點出巴京的「暴發戶」氣派。

(2)賭場多：新開設的大飯店、大旅社內，半數附設賭場，誘惑觀光客去碰運氣；已有中南美洲的「蒙地卡羅」之稱。

(3)汽車多：巴京有四十六萬人口，平均每戶至少有汽車一輛。

(4)加油站多：到處有加油站，給有汽車的人

服務；能源缺乏似乎對他們不發生影響。

(5)車禍多：這裏的人喜歡開快車，在科倫的荒煙蔓草間，在巴京市郊路旁到處皆堆有因車禍而報廢的汽車；我看見一海邊小半島上報廢汽車堆積如山，像燒垃圾般的整日焚燒，濃煙密佈，油煙味四散，臭氣薰人。

因爲，巴國富人有的是錢，汽車撞壞了，修理費事，俟保險公司賠償後，就任意拋棄，另購豪華新車代步，勞煩警察派車把棄車，拖到那個海邊小半島上焚毀。

巴國的土地面積，廣達七五、六五〇平方公里，是台灣的一倍大。但是，人口僅有一百六十三萬五千多人，是台灣人口十分之一。由於，人力缺乏，人民懶散，致有大部份土地沒有開墾出來。

巴國的人種遠較其他各國複雜，這與巴拿馬運河有關；據統計混血兒佔百分之五十，黑人佔百分之三十，印第安人佔百分之九，白人佔百分之八，中國人也有百分之二。這裏的黑人，是從一八八〇年起由非洲亞買加買來的；當時，只有六萬多人，作爲開鑿運河奴工。運河開好後，黑人就留了下來，其子孫繁衍迅速，現在多達五十餘萬人。

黃金鑲壁上帝顯聖

廿二日上午十時，我大使館秘書彭炯客串「導遊」，陪我們遊覽巴京舊城，及聞名世界的巴拿馬運河。

舊城在市郊海邊，現僅剩下紅磚砌造的地基

(六)使大夫助

及高低參差的殘破牆壁；只有一座古老教堂的鐘樓較完整，孤零零地危聳在海灘上；教堂的「祭壇」、拱門、圍牆及圓柱，尚有一部份殘存着。

舊城是西班牙人於一五一四年興建；城中的這座喀得納教堂，也是同年開始建造。據說：教堂的祭壇正中牆壁係用黃金嵌鑲而成，金光燦爛，眩目耀眼，富麗堂皇，遐邇知名。

迨一七六〇年時，橫行加勒比海的大海盜摩爾根，對此一黃金牆壁有覬覦之心；遂於是年八月十五日率領大批海盜攻打巴拿馬城。西班牙守軍寡不敵衆，總督耶格特爾於棄守前下令放火燒城，連同喀得納教堂也一火而焚之；海盜們在大火中進入教堂，遍尋黃金牆壁不得，悻然撤退。

原來，在海盜進攻時，有一位神父十分機警，他用黑漆將黃金牆壁塗黑，復經大火之濃煙熏炙，變作焦黑一片；海盜們辨認不出，因而得以保存。但虔誠的教徒，則認爲是他們的上帝「顯聖」，有人諷刺地說：「你們看！上帝顯聖時，只要黃金，不要教堂。」

四年後，西班牙人始另建新城，即現今的巴京。我們到巴拿馬運河參觀時，看見運河區域內整潔寧靜，建築豪華；和運河區域外的髒亂情形，有着極其鮮明的對比。

運河兩岸五公里以內區域，有連綿銜接的軍營，建在如茵草坪上，全是紅瓦灰牆的永久性四層樓房。軍營附近的林蔭隱蔽處，依稀可看見美軍的戰車、巨砲。美軍在運河兩岸經常駐有大軍四萬多人，兵種包括海軍、空軍及海軍陸戰隊，且擁有核子武器。美國南方軍區司令部，就設在

巴拿馬運河口，朝向太平洋岸的山崗上，巍然矗立，比巴國總統府雄偉壯觀。

我在巴拿馬港口的運河水閘瞭望台，看到四艘巨輪通過水閘，進出運河。四艘巨輪中，有兩艘美國船，一是軍艦，一是商船；另兩艘巨輪，一艘是日本商船，一艘是蘇俄商船。在現今的世界軍事與經濟戰線上，這三個國家皆佔有重要地位。

運河是用水閘控制法，將喀圖湖或米蘭佛羅爾湖的湖水流入水閘內，使輪船進入運河後升高，航過上述兩湖及狹隘山區，再下降入海。運河全長四十哩，水位高出兩洋海面八十五呎，每艘通過運河需時約七、八小時，每日可通過四十八艘船隻，一年可通過一千二百艘；可是，兩端港口等待通過的船隻，仍十分擁擠。

運河於一九一四年通航時，美國付給巴國一千萬美金作爲取得所有權的代價；現今，每年還要另付租金一百九十三萬美元。每艘輪船通過運河時須付通航費美金六千二百元。

黃仁霖英語唱「醉酒」

這條運河，是美國海軍大西洋艦隊和太平洋艦隊交互支援的咽喉通道；美國復利用運河兩岸的四萬大軍，來控制中南美洲。無論任何中南美洲國家，一旦有戰亂發生，運河區內的大軍可朝發夕至。因此，巴拿馬運河在世界的軍略地位上，只有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可與比擬。

可是，近年來運河兩岸正在醞釀風暴，搞得美國人焦頭爛額；因爲，巴國政府及人民均要求提早收回運河主權，把美國人逐出運河兩岸。

參觀了巴拿馬舊城廢墟，及巴拿馬運河後；我們略爲休憩，於當天下午五時，在巴拿馬體育館演出最後一場。該館建築形式，彷彿台北中華體育館，但容量較大，可容納觀衆一萬五千人；每個分區的椅凳，皆用油漆得花花綠綠的，十分醒目，使觀衆易於找尋座位。因係新建落成不久，平時除國際性籃球比賽外，這是首次用來表演特技節目。

凡未看過我國表演的政府高級官員及一般市民，扶老攜幼，闖第光臨，把體育館擠得滿坑滿谷，人山人海，據估計總有一萬七千人以上。

我國演出的每一個節目，他們都感到新奇、驚訝、刺激；於是，每逢精彩處就不斷拚命鼓掌，近兩萬人的掌聲，聲勢實在駭人。

爲恐發生意外，巴國派有大批警備軍維持秩序及保護我國安全。演出中場休息時間，巴國教育部次長維禮士代表其政府贈送我團感謝狀一幀。

當天晚上九時，黃大使在其大使官邸二樓露天涼台，爲我國舉行慶功賞月晚會，桌上不僅有豐盛菜餚，且還有月餅水果，吃得極其開心。黃大使興頭來了，用英語高唱平劇「貴妃醉酒」戲齣中的一小段，有板有限，字正腔圓，獲得大家熱烈掌聲。

我國在巴國訪問演出後，即結束在中美洲的行程；又於廿三日飛往南美洲繼續，首站是哥倫比亞共和國的首都波哥大，海拔高達八千六百多呎，空氣稀薄，氣候寒冷，是一個艱苦的旅程。我真就心身體不能適應；屆時，頭暈、嘔吐、流鼻血、拉肚子，豈不丟人現眼，糟糕透頂，我相信至少有十個團員跟我一樣，爲下一個「碼頭」的特殊氣候而煩惱。（未完待續）